

刘 明 善 诗 词 选

某酒悲歌

臧克家
己酉年夏
月

昆仑出版社

蝶 梦 歌

臧克家

刘 明 善 诗 词 选

昆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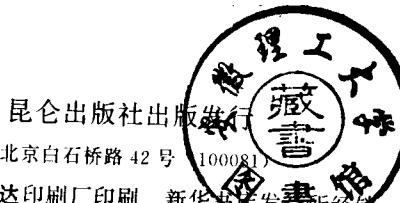
新登字(京)117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煤海恋歌：刘明善诗词选 / 刘明善著 . —北京：昆仑出版社，1996. 10

ISBN 7-80040-272-X

I . 煤… II . 刘… III . ①古体诗-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词(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 I207



昆仑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白石桥路 42 号 100081)

北京朝阳飞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1996 年 9 月第 1 版 1996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5 插页：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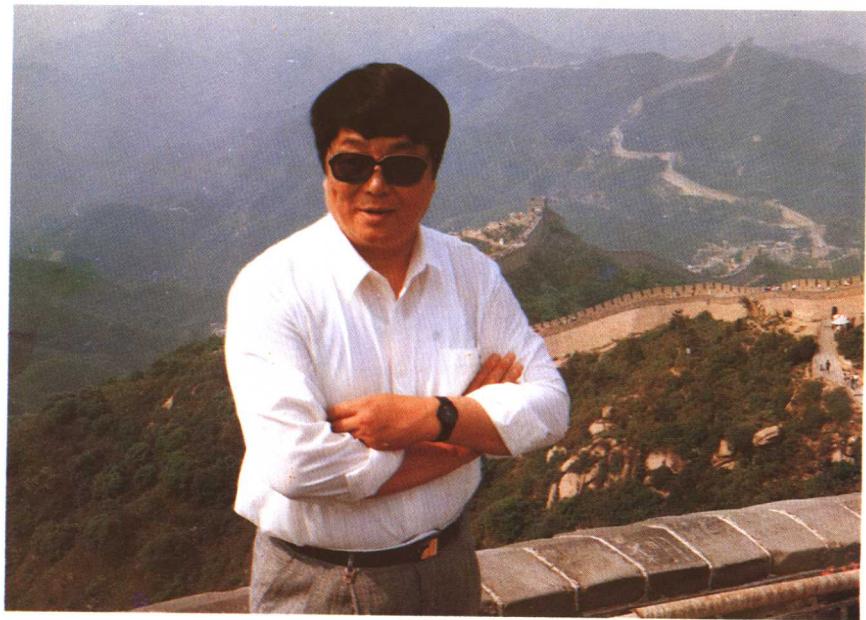
字数：196 千字 印数：1—8,200

定价：9.50 元(膜) 12.80 元(精)



亲切关怀 巨大鼓舞

(1996年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胡锦涛考察新集)



长城抒豪情
(1991年夏)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面对蓝图 千思万虑
(1996年5月凌晨1点钟于花家湖矿)



煤海之子 寄情于煤海 道情于煤海
(1994年春节陪省委书记卢荣景于新集矿井下视察)

惯于风雨作狂吟

——序刘明善诗词选《煤海恋歌》

张 镛

《诗·大序》云：“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古往今来，关于诗歌的议论，连篇累牍，汗牛充栋。说到底，都离不开志和情。志是诗的灵魂，情是诗的血液。没有志和情的诗，只不过徒具诗的形式，是一架没有灵魂、没有血液的空壳。有大志、有真情的人，未必能成为诗人；但凡是真正的诗人，则无一不是有大志、有真情的人。

刘明善同志就是一位有大志、有真情的人。其为人也，胸怀磊落，豁达刚正，笃于

友爱，信守允诺；其行事也，志大心细，果敢善断，视野广阔而又不拒细微，勇于登高而又能从实地做起。我在和他将近二十年的交往中，受益良多，彼此相濡以沫，甘苦与共，艰危相随，虽非骨肉而情逾骨肉。但是，我却从未想到他居然写了那么多的诗，而且写得情真意挚，文采斐然。我在看了他收集在《煤海恋歌》里的全部诗词作品之后，不禁吃了一惊，始则愕然，继则默然，再则且咏且叹，且歌且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且呼亲唤友高声朗读，其喜悦之情真有难于言表者。

在我的家乡安徽淮南的广阔土地上，刘明善现在几乎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人。早在80年代初，他在担任谢一矿矿长期间，就因为带领该矿职工拨乱反正、坚持改革，使一个年产90万吨煤的老矿达到年产220万吨煤，成为全国煤矿系统的十面红旗之一，而被推选为安徽省企业家协会理事长。及至80年代中期，他几经曲折，不得不远走海南。原拟在海南重创新业，大展身手，忽又得知在

凤台县新集附近有一块特大煤田，亟待开发。他便不顾各种艰难，主动请缨，在一片荒原上开始了新的历程。用不到六年的时间，建成了一个年产 660 万吨煤的大型现代化煤矿，其建设周期比计划经济的传统模式提前了十余年，投资金额节约了近 40 亿元，全员劳动效益超过德、英等国，走在了世界前列，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赞扬，也给海内外同行带来很大的震撼。这些事迹，不胫而走。诸多传媒，争相报道。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也在黄金时间以显著位置连续进行宣传。这当然就使得刘明善其人其事，远近闻名，声誉鹊起。但是，知道刘明善是一位做出了重大贡献的企业家、改革家的人很多，知道他是一位诗歌的爱好者，是一位已经写了大量真诗、好诗的人，却几近于无。连我这个一直把他视同手足的好朋友，也直到最近才读到他的诗作。这是因为，刘明善从未把自己当做诗人，他的诗也不是写给别人看的，所以也从不肯轻以示人。他只是像孔老

夫子说的那样：“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或者像唐代大散文家韩愈说的那样：“余事作诗人。”诗歌只是他的余事，是他真情实感的一种自我流露，是他真实心迹的一种艺术化的表述。

刘明善的家庭是三代矿工，他从14岁起下井挖煤。对于煤这种现代工业的食粮，他有着深深的爱恋。收集在《煤海恋歌》里的全部诗词，都是他从1988年告别海南来到新集进行新的创业之后的作品。因此，这部诗词选也可以说是一组赞颂我国新一代煤矿职工开拓奋进的乐章，是一部讴歌新集人披荆斩棘、白手起家的诗史。作者的经历，使他不可能有那么多逸致闲情，来对每一首诗歌本身进行细致入微的雕琢。但这并不等于说，它就缺乏诗歌所应有的艺术魅力，缺乏那种使人荡气回肠的诗的韵味。请读读他在1988年告别海南时所写的这首“鹧鸪天”：

南岛椰风送客行，
万泉惜别草青青。

天涯柳绿相思在，
故里花红不了情。

煤海恋，旧时盟，
初衷不改是心声。
归来还我乌金愿，
梦绕当年万里程。

好一个“归来还我乌金愿”！这大概可以作为这部诗集的一首序曲，是理解刘明善及其诗作的一把钥匙，是《煤海恋歌》全部诗作的一个诗眼。

诗集是按照时间的顺序从1988年到1996年进行编选的。在这段时间里，我是刘明善以及新集煤矿的诞生和发展的历史见证人之一。80年代初，我在安徽文联工作时，在刘明善和安徽其他一些企业家的帮助下，筹建今天安徽文采大厦的前身文艺大厦，彼此开始建立了友情。尔后不久，我被调来北京中国作协工作，又得到他的大力支持，参与创建了中华文学基金会。其后，他便被迫离

开淮南谢一矿。省里及北京一些深知其为人的领导和同志，多次为他安排好了位子、房子和稳定的工作环境。但他却不愿坐享其成，一心要远走海南，创立新功。为此，我还特地陪他去了次海南，和他一起从海口到三亚再到西沙，进行实地考察，并把他介绍给当时的海南省委书记许世杰和省长梁湘。那时候，海南正是建省初期，百事待兴。承蒙许世杰和梁湘同志热情相待，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方便，帮助刘明善在海南初步打开了局面。但他身到海南，一颗心仍然留在江淮之间那块贫瘠而又肥沃的土地上，留在新集地下那块正在等待开发的大煤田里。他在海南刚刚站稳脚跟，便又匹马单枪折回淮南新集。从那时到现在，仅仅只有七八年，一个地下巷道纵横、地上井架林立、楼房鳞次栉比、到处绿树成荫的现代化煤城，已经在一片荒原上崛起。这中间，我们来往频繁，相知愈深，友情愈笃。我还曾经数下淮南，在简陋的工棚里和刘明善以及其他一些创业者，做过一

次又一次促膝长谈，分享过他们在创业中所尝受的各种酸甜苦辣，亲眼看到他们是怎样一步步走了过来的。困难时，我们一道焦灼过、痛苦过、彻夜难眠过；峰回路转时，我们又一道喜悦过、狂欢过、共同举杯祝贺过。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也是新集一个没有在册的职工。因此，对这部诗集里的许多诗篇，我也就有着格外亲切的感受。试以这首刘明善在一次庆功会后写成的“满江红”为例：

四十春秋，
当回顾、峥嵘岁月。
煤海恋，
顶风排浪，
羨为人杰。
一任韶光流水去，
痴迷不改追求热。
天可鉴，
碧血映丹心，
思情切。

言有信，
行壮烈。
勋业立，
称奇绝。
本胸襟坦荡，
碧波清澈。
巨手劈开岩万丈，
年华无悔人评说。
庆丰功、把酒醉长淮，
波澜阔。

这首诗写得气势磅礴，情怀壮烈。我的几位写诗的朋友读后，也认为是首好诗。写这首诗时，新集煤矿已经度过了最困难的阶段，建成有望。刘明善自己则已年逾花甲，献身煤矿建设事业四十余年。在一次全矿的庆功会后，他于酒酣耳热之际，感慨丛生，豪吟而成。四十余年的风风雨雨，再加上新集的几度春秋，几重霜雪，使他有许多话要说，有许多情要抒，都一起汇集倾泻在这首诗里。对他在诗里所想要表达的许多已尽和未尽的

情和意，我都是读得懂的。因此，当读到：“一任韶光流水去/痴迷不改追求热/天可鉴/碧血映丹心/思情切”时，我由不得便掩卷沉思，反复默诵，直至起而踯躅徘徊，久久无法平静。

还有那首写矿工军训的“采桑子”，我更是一个亲历其境者。请看：

铁流新集煤工队，
六伏蒸笼，
三九寒凝，
战士挥戈斗朔风。

戎装征战惊天地，
杀气凌空，
卷地雷霆，
万丈豪情化紫虹。

那是1992年的初冬，我随安徽的一位老领导、省人大常委副主任郑锐同志去参观新集煤矿。在那之前，我已经不止一次地去过新集工地，每一次到那里，都有着非常强烈

的感受。这次去参观和上次参观的时间距离不到一年，新集却已气象迥异，原有的一排排临建工棚都已拆除净尽，一批批新的建筑拔地而起。从刘明善的介绍里，我们还得知又有很多志愿建设者，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来到新集，其中有不少人都是具有大专学历的技术人员。按照矿上的规定，每天早晨上班之前，必须进行隆重的升旗仪式。凡是新来的职工，特别是需要到井下工作的人员，还要先进行三个月的军训。我们因为旅途疲乏，头天晚上在新建的招待所内美美地睡了一觉，第二天一大早，就被刘明善叫了起来，请我们一道去参加升旗仪式，并检阅新矿工们的军训情况。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这种动人心魄的场面了。在凛冽的寒风中，我注视着一队队服装整齐的矿工，踏着军人的步伐，高呼着响亮的口号，从我们身边走过；注视着鲜艳的五星红旗，迎着初升的旭日冉冉升起。想到曾几何时这里还是杂草丛生的荒野，想到他们在创业时的一幕幕艰难景象，忍不住